



息庵集 六

疏劄

卷六

~ 16
2399
6



2399
12-6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目錄



疏劄 四十五

辭守察使疏 二

誌文製述官辭免疏

辭吏曹判書疏 二

辭副提學疏

辭兵曹判書疏 二

辭大提學疏 三

乞往掃先墓疏

辭祭床騎驛疏

辭職疏

請留全羅司監李宇鼎劄

辭職疏 二

論事劄

辭職劄

辭職劄 三

侍藥廳加資辭免疏

辭 賜樂劄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目錄

加資辭免疏

司譯提調辭免疏

內局提調辭免疏

辭職疏

大政後辭職疏

論首相不宜赴北劄

本兵仍任後辭免疏

辭職疏

因金邦杰辭職疏

辭職疏

太僕提調辭免疏

內局提調辭免疏

辭職疏

因人言辭職疏

都試畢後辭職疏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疏劄

辭守禦使疏

伏以臣無能蔑技空空一庸夫疎鈍陋劣百無肖似徒藉先父祖遺蔭得以沐浴乎 大行朝剪拂之洪渥前後叨竊盡踰涯分而况臣門戶又是世所指為戚里之屬者永平濯龍之戒文子再實之訓實日夕之所懍懍循墻踧踖猶恐或底於危覆不料昨者荐承 誤恩乃以臣為南漢守禦使者臣自聞此 命以來益復瞿然震悚不知所以自措也弱才無堪而



授以重柄下秩至卑而擢之宰列不特臣僨誤機事之可懼臣竊恐群言洶洶指議紛然其所以累聖明始初公明之政者爲不細也噫時虞孔艱良志不定邊隣可憂制變無策而保障之任乃屬於駑下如臣不知不擇此正鼂令之所以爲漢家憂者而宰執之間尚多才賢昔所僉舉無非國望而超陞之命卒加於加望未擬之臣則古人所謂以新間舊以賤妨貴者又不幸而近之矣且臣先臣昔受此任前後幾十年及至今日部曲猶在經畫未泯人皆必望臣以播穫責臣以負荷臣實不才將恐免於忝先辱

訓此又臣之尤所怵惕有不能承而亦不敢承者也公議可念私分亦猥言從肝膈非敢一毫欺飾伏乞聖明俯察微忱亟命選收南漢守禦之任及新授資級回授可堪之人以慎政體以重國任千萬幸甚

再疏

伏以臣之叨此任實千萬夢寐之外驚惶震惕無地自措茲敢略構短疏以暴危懇庶幾少垂聖鑒得以蒙反汗之恩矣今奉聖批不唯不許至以行朝遺旨爲教臣誠一倍悚感隕越益不知置身之所也才則重負難堪以分則新資太驟以政事則

小官不可以先大僚以國體則近戚不可以忝厚恩而至於大臣所論稟於榻前者又可以見一時之公議則臣於此其不敢以冒昧承當也決矣恩諭纔下嚴召繼降偃伏私室義所不敢茲者身詣九閣之外復陳瀝血之辭伏乞聖明亟賜鑒諒還收新授南漢守禦使之任及特加恩資之命以重政體以安微分臣無任戰懼激切祈懇之至

辭誌文製述官疏

伏以臣於昨夕伏聞都監舉臣以代判中樞府事臣宋時烈差誌文製述官者臣始焉自疑自駭終則繼

之以顏汗心悸實不知所以自裁也夫以我大行大王純行懿德盛烈至業卓然與古昔帝王匹美並休而今且摹天畫日勒琬鏘琰以賁之幽宮則苟非鴻儒哲匠冠冕詞林者蓋莫足以當之今臣技薄藝拙資又淺下跡未嘗一厠乎館閣詞翰之列而猝然一朝超躡乎諸長德之上以當此製作之任其所以傷朝廷大體而羞一代薦紳文學之士者爲不細臣不勝俯仰慙悚謹效古人東上閣門之請身詣闈闔之外以陳叩額之懇伏乞聖慈俯察危懇夫卽還收誌文製述官差下之命回授可堪之人以

重事體以幸微分臣無任震惶兢惕激切祈懇之至
辭吏曹叅判疏

伏以臣昨上短疏辭旨淺拙衷腸未暴 聖批靳許
臣誠憂惶悚慙不知所喻今臣所叨諸職皆是當世
所指為要顯固非臣庸陋無能所宜一朝以據而至
於副貳天官尤有萬萬不可者臣於上年秋間始仕
為本曹員外及至今春猶以郎官執筆於大政自春
至冬纔八九朔耳乃已躡取亞卿之班一歲九遷雖
有古語亦豈有之之太驟而無漸者乎而况左賢
右戚乃明主之所戒則握銓提衡以進退人物者其

知其非微臣之所當任者也茲敢不避瀆擾之誅更
申危迫之懇伏願 聖明亟賜照燭務慎官人恢擇
才方卽許遞臣所帶本職至於經筵成均籌司有司
之任亦並解免以靖私分以重政體不勝萬幸臣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

吏曹叅判乞遞疏

伏以庸陋如臣百無可取猥蒙登擢叨據不次而兩
疏陳懇既靳俞許三單請急復加恩暇臣之情勢輾
轉危感方將更竭肝膈之蘊以申鑄遞之請昨因太
學諸生陳疏空館以臣時帶國子之任再有牌召之

命違慢罪積守洋事急不得不抗顏而出而忘廉冒
義乍退亟進此又臣之罪矣夫今之見臣之官資素
淺者莫不以臣為驟識臣之才品最下者莫不以臣
為濫其驟其濫臣固自訟之不暇而至於 聖明方
處亮陰乍有命戒萬民拭目而今乃先受此寢用戚
畹之譏者只因累加點用於無能之一小臣臣雖萬
受罪僂亦何以謝此罪於 國家耶且臣頃忝喉司
亦嘗以郭世捷忿激訐之狀備陳於登 對之時
至請施以擾我朝廷之罪矣今者伏覩 聖明答館
疏之批其於世捷之事既加以大褒復解其薄罰臣

之從前言議乖錯無所見信於 君父者至此而益
較著矣盤礴銓地義既不敢陪奉 廟議分亦何安
伏乞 聖慈俯察微臣情罪亟命遞臣前後所授本
職及兼帶諸任以光 新政以嚴 邦典不勝萬幸

辭副提學疏

伏以臣猥以庸瑣驟玷高顯前後忝竊盡踰涯分而
至如今茲之 命尤是萬萬不似者夫官長於詞掖
職親於 講幄雖以常時言之固已稱之為清朝之
極選儒者之上榮非人人所可得以冒者也而況今
者 冲年新服典學日急 法筵燕對納誨宜切則

此豈如臣之本乏經術而乃敢當此輔導之責峽夾
河蕩朝著日潰分涇別渭持論宜公則此豈如臣之
全無識量而可堪處此言議之地哉且臣於日昨連
伏見小報再次邇英之講皆以臣未卽出仕至有停
止之命筵職不可不備而緣臣久缺 聖學非不
欲勤而由臣還輟則憂懼屏縮之中復忝一罪戾矣
昨遭切殤神思惘然今者始構短疏少暴至懇伏願
聖明俯賜鑒燭亟 命改臣新授之職回授可堪之
人私分幸甚 國體幸甚

禁兵曹判書疏

乙卯二月

伏以臣本章句腐儒疎懦無用實乏才識安知軍旅
進秩宰樞徒貽 聖朝之累授任保障則亦先臣之
故臣惟感激涕淚夙夜兢惕不意今日又有新 命
噫升高者必顛酌滿者易溢一身之災誠不暇言而
三軍之命五兵之要二邊之備九法之用乃使庸懦
一書生專之則常時憤劣已極不堪而倘有事變將
必有誤 國家之大事者此臣之益復慄慄憂悸不
知所以自措者也伏乞 聖明亟賜鑒察念本兵之
至重諒微臣之危懇卽改新除之任回授可堪之人
國家幸甚私分幸甚

再疏
伏以昨陳短疏敢暴至懇而微誠未格 聖俞廷新
臣誠愈惶愈悸繼以危懼則不得不更瀝肝血以冀
聖明之垂察方今 國家無一事無可憂者習俗偷
懈百職失紀而軍政為最弊才能凋喪庶官匪人而
武將為尤乏南支北扼隣患之足慮海防山戍邊備
之益疎又未有若此待之甚者也而如臣無似乃掌
此任則其將何以振刷威律裒選才勇以之綏敵固
圉兩皆得其道也耶念臣家世世受 國恩及至臣
身益復隆厚今臣之所以欲竭誠盡知以報我 聖

明者夫豈有所量而超陞不階以分則既猥庸疎無
堪以才則至劣臣又何敢不自揣量冒 寵肩鉅以
病 國事以益臣罪伏願 聖明俯矜微忱亟 許
鑄改新授本兵之任移授可堪之人不勝萬幸臣無
任憂惶悶迫之至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之前後陵躡受 國家重任何莫非非臣之
分者至於今日三館之 命尤萬萬猥濫不似夫文
衡之任有最重者三主 朝廷辭命一重也標式一
代文體二重也厲學官端士習三重也苟非才足以

需世文足以貴治學足以牖士皆無可以當此任者
今臣以才則疎迂鈍滯多不曉機宜以文則拙劣窘
澀又不諧章程其於修辭而飾猷尚雅而返淳固已
非其人矣况當文教不競上習日救之日如臣之矇
經不學無術無業其何敢偃然坐此臯比以愧我魯
頰濟濟之儒衿也耶不特此也今之此任復有重於
前日之此任者方將修正先朝實錄以成一世不
刊之典則其於聖后之懿德鴻烈臣有何筆力可
以摹畫天地其於朝紳之朋言黨議臣有何明識可
以指別涇渭其於十六年典章故實臣有何博聞通

見可以免記繁志寡之醜有提要挈綱之美哉此尤
關係國史不止爲一時任人得失而已臣自被恩
命驚憂悚慙顏汗心悸益不知置身之所伏乞聖
慈曲賜鑒諒亟命還收新除提衡兩館兼知國子
之任以收授才學賢俊之士公器私分千萬幸甚

第二疏

伏以臣昨伏承聖批以爲文衡之任始非人人所
授論臣以速出行公臣奉讀以來益不勝惶懼隕越
之至噫此文衡之任夫豈人人所可授亦豈人人所
敢受哉然以臣而觀於今日之諸臣有有文學工著

作爲一代耆宿者此其人可授也亦有文詞贍暢才
術通敏優於臣萬萬者此其人可授也若臣者少竊
場屋間虛聲不過能掇科目而已既未嘗沈潛遺經
又未能力攻時藝於文於學一併昧然今乃使臣躡
次而當此任此不特徵臣一身將日增乎濫受之辜
竊恐其有累乎 聖朝隨才授任之道者爲不細也
且臣於前日亦嘗有兼帶諸局而皆未遑固辭而出
者臣非敢自以爲才足任而力足勝也籌司務繁而
此惟奉大臣區畫宣惠事繁而此亦按前人成法故
臣得以兼管并照姑幸無罪不敢爲瀆至之請於

嚴廬之下矣今臣於此任文旣非所堪學亦無可論
又况兼有纂錄國史事事重體大尤非臣所敢一日
晏然居覲然行者茲不得不更暴微忱以免 宸聽
伏乞 聖明亟賜鑒燭將臣新授兩館大提學兼知
國子之任共 許鑄免以回授當授之人千萬幸甚

第三疏

伏以臣昨將危懇再瀆 宸嚴以冀收新授文衡之
命而 聖批猶邈邈不許至以卿何固辭爲 教此
實由臣誠信淺薄不足以動 聖心而回 聖聽此
臣罪也此臣罪也以衆望則臣最淺以私分則臣甚

濫臣於此任夫安得不固辭且臣方爲守禦南漢則
既已任保障矣繼以提舉宣惠則又已任財用矣籌
司而任邊事本兵而任戎政以一人之身當百務之
責營營終日以弊精損神於甲兵米鹽之間者已半
年矣文思日以凋耗筆路日以蕪絕其於古人文字
雖平時熟爛誦習者今皆茫然無一記識於胸中者
如此而尚可復任辭命詞翰居兩館之長而兼教習
撰史之責乎此實非依違冒沒爲一二禮辭而止者
竊敢更披肝膈之蘊以謁聽卑之 聰伏乞 聖慈
俯賜憐察亟改臣非分非才之新任使臣得以免於

罪戾勿至

國家重事以公以私萬萬俱幸

乞往掃先墓疏

伏以臣父母墳在京畿楊根郡地去京纔二由旬而
臣連在劇任不敢乞暇省掃者已抵三年矣上年
國憂非臣子顧私之日而今春寒食適值客使留館
又不得請由卽者科事已退曹務稍簡微臣至懇庶
可少伸伏乞 天地父母許臣數日之暇俾得赴此
端陽一展丘墓抑臣有所懷不敢不陳北漢巡視之
事初屬於南九萬吳始壽三改而及臣因臣頃又權
總訓局兵事勢不可一日離城遷延遲滯迄未往審

此卽臣曠事之罪也。目今夏節漸深，草樹蒙密，山蹊峽崖已難詳審。倘令徐待秋節，木落葉脫，得以從容歷覽，而如或真可繕築，則預爲料理材力。及春經始，猶可及爲伏乞卽令廟堂更爲商量指揮。

辭澆奠床騎驛之 命疏

伏以臣猥將私懇，敢請由暇伏奉。聖批許令往來，臣誠感激涕淚，自零仍繼。伏聞有澆奠及騎驛之命，臣又不勝惶隕不安之至。六給祭給馬，乃朝廷優待之例，固非微臣所敢承當。况今畿邑板蕩，各驛凋殘，一奠之需，一騎之行，其爲弊則大矣。伏願聖

明俯察衷懇，亟命還收格外。恩命以省畿民供給之勞，幸使微臣得安私心，以免於罪戾。臣無任兢惶屏營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本空疎一庸夫才，旣拙薄跡多，嫌礙徒竊高位，重祿以逐逐墨墨於隊行之間。聖主至明，亦豈不下燭而知臣之實無用也。日者大司憲尹鐫於筵中論劾備局有司之臣，以不卽覆奏已所陳疏章爲語，夫鐫疏之不覆奏，固非臣之所知也。然自近數朔以來，中外衿紳之條陳時政，連下於籌司者殆至

五十餘牘而緣臣奔走倥傯於諸務俱未得覆議
事簿日積而剖判無期若使臺臣復摘此罪過則臣
實無辭自解雖有引服而已此臣之決不敢晏然居
職者一也且臣於近日軍政之弊誠有所痛盡於心
者侵既朽之骨暴在禮之兒有百歲不除之兵有九
族並徵之役此若無改國不國矣故嘗以此達於
先朝及至今日又居此職亦不敢不以此達於
聖明而 聖明既有試議變通之 命矣第許臣以
管理茲事猶不許其所與共茲事者事既不重人亦
不信臣雖未暇問一簿釐一卒而亦已知茲事之將

必無成矣此臣之決不敢晏然居職者二也至於文
藻之淺蕪識見之陋弱最出於目今廷臣之下常時
文衡之任固亦非臣之所堪而况於掌 先朝實錄
以成一代之大典乎寤寐竦惕彌久彌甚此尤不可
一日而冒居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憐臣危惘察臣
至懇亟 令廟堂改臣所帶籌司本兵之任及文衡
纂修諸任以濟公務以安私分千萬至幸臣無任激
切祈懇之至

請留全羅監司李宇鼎劄

伏以釐閱軍簿一事臣既已親承 聖教矣臣宜劃

卽磨畫事例講定節目有所經始而獨患同事之人
尚未能有得也臣於上年春偶忝臺職首發此論於
先朝今未赴全羅監司李宇鼎亦入繼請變通於
聖明嗣位之初臣與宇鼎則蓋不謀而意同者也且
臣竊念議由已出則利害易明事待人勸則頭緒難
知臣於前日欲挽宇鼎而共議者此也利害明則成
事自易頭緒錯則著手必緩臣於前日欲留宇鼎而
共事者此也任諸曹之長者本務已劇與籌司之議
者兼察且繁臣則雖稱本兵之長而方受纂修之任
史局之事日不暇給有不可以一一照察者提綱挈

要又須別人則目今朝紳之中除奉使數人以外誠
未見其有踰於宇鼎者也整本兵虛擁之簿則體固
重於理外藩釐八路積久之弊則事尤大於按一道
而且臣伏記 孝廟初年先祖臣坊曾受議行大同
新法之 命引故延城君李時昉與之同事時昉適
差謝使將赴燕京則至於上劄請改臣輒敢援此故
例復一陳之伏願 聖明卽 賜睿斷許令 廟堂
將臣此劄覆奏可否有所施行臣庶幾奉 命承事
不至顛僨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辭職疏 丙辰

伏以臣於再昨之夕忽覺渾體寒縮頭部痛碎素患
咳喘隨輒作苦連日飲藥取汗而涔涔昏昏尚未有
差歇之勢夫臣之冒寵已多理固宜災積勞既極
身且宜病適因時事艱虞官務鞅掌災而莫恤病亦
難言一日二日以至於今矣今則病乃如此實無自
力之路臣所管職任中如木兵惠局可以坐理文簿
者姑置不說先朝實錄乃莫重莫大之事而緣臣
有故全廢撰述已至數朔正欲於今明間致身史局
更尋紬繹之役而又不成臣之惶懼危悶誠不知所
以爲言者至於昨日備局之不得叅坐來曉冬至之

未由陪祭以大以小俱臣罪也伏乞聖明諒臣
病狀至深且念史事甚重亟先遞臣文衡之任及
兼議臣罪以幸公私

第二疏

伏以以臣之故實錄之役日滯以臣之故雜科之設
又退臣病日深臣罪日加伏惟聖主德意至厚矜
憐小臣至使臣調理供職而臣竊自念臣此疾實出
積勞久瘁之餘固非旬日將攝所可良已設或少瘳
又起而供劇如前病且復作必無幸者今臣之計唯
在於先遞史務繼釋兵柄以爲從容救藥之地而爲

今朝廷計亦必須遞臣兩任然後國史可以易
完戎政亦得亟舉且有使臣有終始之美矣至於陰
陽諸試雖非正科之比亦是大比選藝之重事病臣
當遞而不遞終不免爲停退苟簡之歸臣尤不勝悚
然憂惕之至伏乞 聖慈察臣病甚諒臣情迫卽遞
臣文衡本兵及書雲提舉等任以便公私且臣追伏
聞 朝家定行隨身紙牌之法旣已頒布事目臣於
此事實以爲難行雖行亦不可行於今日夫當凶歲
暴疲民而令乖於順動事異於漸就必有大段擾攘
將必受無限怨詛唯願 聖明亟先加意於審時勢

息民庶之道勿輕爲此擾擾則此誠 國家之福也
臣於未病之前旣以此言於輔臣故今病將退又不
得不一陳於 聖聰之下信下臣此章俾 廟堂諸
臣得更確議有所停止則尤萬萬爲幸臣無任激切
祈祝之至

論事劄

伏以臣於十二日 賜對時適脫煖帽仍感寒疾連
復受風於東郊試場添傷於元宵 陪祭頭痛漸覺
苦重肢體時自歛縮咳喘兼發嘔噦且作今日早擬
趨詣 閣門欲以本曹及守禦廳事有所面奏定奪

者矣到晚症勢越添不得不略具小劄條列下方以備 睿裁而文字齟齬不能如言語之詳悉委曲臣不勝惶恐

一卽今武弁甚多武職甚少旣無以收羅才力又無以慰副意望而至於三廳將鬼之類纔罷先屬禁旅之法抄薦已積調選尤難其勢將不得不有所變通今若加置武兼宣傳官叅內九窠叅外五窠則不過換得軍職十四司勇而可以無礙前頭設科差備導 駕司禁亦可以備員矣

一 孝廟朝增置禁軍至一千員而辛亥還減以七

百爲定額矣其中兼訓練奉事二十八人則常時唯於各樣試場專掌差備未嘗爲禁旅之事而無馬無藝只是分喫禁軍之料者今當分而別之專屬於本院其代禁軍則更選京外有才力武健者充之庶幾軍伍不缺脆薄不雜而但度支歲費更加四百餘石請令 廟堂並與上款一體商確變通

有城而無兵則不可守有兵而無食則不可守今臣所掌南漢樓櫓雉堞略已繕完而唯是軍餉不過爲二萬七朔之資前歲移轉各邑大半不揀者

又在此中蓄積單缺誠可憂悶臣伏見兩湖上年大同收租案比諸前年殆加三之一酌量恒費稍益漕轉之數今若特許劃給忠州米四千石常平牟三千石真麥五百石則此將爲半萬實穀所乏者大豆而太倉一歲經用餘羨甚多亦令計臣量將五六百石移送山城則亦合事宜伏乞財處一守禦牙兵五哨當於來州上番操練而本廳諸將自中軍別將以外把總哨官並自本廳支給朔料務劇食薄實有乖於優養戰士之道把總二員並依他軍門例許付司直而哨官五員亦於冬春領

兵時令該曹給料庶無不均之歎伏乞財處一項因戶曹判書吳挺緯所啓兩湖官需依事目復舊事命下矣臣竊念兩湖幸得豐熟實結亦復增多已減官需固不宜更慳而以事體言之則軍兵復戶既未准給京司貢價猶尚減約則彼湖邑守宰之俸比諸畿縣已不翅累倍實不可先民先兵有所優與姑俟兩事復舊後更議給之未晚臣於近者連見湖南營將示臣之書皆以旣行操練後不給軍兵復戶爲言古語所謂不患寡患不均者誠不可不念請姑還寢湖邑官需復舊之

命

辭職劄

伏以臣病日加一日昨能言語今日則喉閉昨能見客今日則閉戶深臥虛火上炎而脚膝如水稠痰中塞而胸膈自飽似此症狀已甚危苦而朝與切脉者共議病情則標症緩急姑置不論左尺虛瀆有類止代臣亦自曉醫理此乃身不病而脉病者難治之症也才弱而任三力悴而事煩宜病久矣今果病作嚴召雖降造朝無計憂病憂罪祇切悚感伏乞 聖慈俯賜矜憐將臣本兵文衡兩任亟先遞改得 以戎

務不曠史事無廢則以公以私千萬俱幸臣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辭職劄

伏以臣前者蒙 恩得暇調病已累日矣病勢日加症情日變始憂痰壅終憂火熾將理既難痊復未易而臣之所帶諸務漸益壞廢臣於此尤不勝惶恐憫鬱之至史事經年而纂修者無多此固臣之罪也而庭試試日新番番期又皆迫近於數日之內此亦決非宛轉床褥之人所能起動而幹理之者伏乞 聖慈察臣危病實狀上 念文衡本兵兩務不容久曠

亟賜處置俾臣得以專意醫藥以圖生路千萬幸甚

再啓

伏以以臣才資最甚駑劣而猥蒙簡擢遂躋卿秩此大榮耀也以臣疾日臻危篤而幸因陳乞得釋文柄此至渥惠也太醫來守珍藥相繼爰欲其生之恩言至發於十行綸綍臣雖糜身捐骨亦不足以上報唯日夜感涕以申頌禱而已第臣此病出於積傷有痰有積有火有氣積雖少除痰猶常壅火雖少歇氣則常升朝夕所嗽不過數噀稀粥而已苟非將理

歲月央無復起爲人之望而若以臣一身所帶諸職言之既掌兵政又管籌司有宣惠錢穀之務有守禦甲兵之責此皆關係軍民爲一國重任有不可一日曠廢者使臣此病不作此身常健亦且懍懍朝夕有償敗之憂况今宛轉床第墜閉牖戶以藥餌爲命而尚敢牽繫濡忍爲養病臥治之計乎伏願 聖明憐微臣癘病實難遽痊念 國家重務未宜久曠遽臣諸任許臣調息別選才俊以資緩急則此在 朝廷專體不但無褻闕之憂臣亦得以專心醫藥以延犬馬殘喘長林豐草之中皆臣祝 聖啣 恩之日也

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三劄

伏以臣前者伏奉劄 批有安心勿辭從容調理之命夫 主恩自厚臣病自深欲進則力難強求退則義不敢臣誠感激惶悶不知所以自措繼伏聞因大臣陳達復有本曹窠闕今次官往議差出之 命臣於此益不勝悚然危蹙之至 聖世自多才俊豈無他人宜替此任 朝家自有事體豈容病臣長管要務况以臣私計言之調疾則曠官理事則增億曹務與臣身終無兩便祇兩病而已又何敢眷繫滯滯爲

不進不退之人而優然當此不常有之舉乎伏願 聖慈俯賜鑒燭憐臣危病察臣苦情亟先收回次官往議之 命仍許遞臣本兵之任以重 國體以幸私分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侍藥廳加資辭免疏

伏以臣伏覩 備忘記有以臣同叅於 侍藥廳議藥之列至 命加臣資一級者臣承 命駭惶愧慄不知所以自處也天昨者 慈聖之日臻于疾既革而乃瘳者實天之所以益彰我 聖王之至孝跣于庭籲于天禱祀于 廟社山川至洞開死牢者此莫

非我 聖王孝心之攸殫也寢而復寤委而復興藥
物撤而七節號咷易以笑言而中外匈匈亦隨以自
安者此莫非我 聖王孝心之攸感也惟 聖孝動
天惟天降眷于 聖孝惟國家有靈長之福此固非
區區弓方賤術略試一二湯散於其間而遂敢貪天
而自爲功者也且臣又有所心戒於古人之言者以
親感受城以國人計功此卽公孫龍之所以大譏平
原君者設令微臣果有可賞之勞身旣依 日月之
際職已忝六官之長而今乃與爲國緩和之任者復
程功能於方技之事則此不特貪天又將爲貪他人

之功罔左右之利者臣於此益不勝慙然憂愧食息
靡安不得不一暴危惴於 天鑒之下伏願 聖明
俯賜矜察卽收新授加資之 恩命以安私分以伸
微志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延謚宴時辭 賜樂劄

伏以以臣先臣嘗受任使於 先朝旣使之配食
先大王廟庭以臣先臣且將配食 廟庭又使之加
與爵謚而復於迎謚讌賓之時 特下宣醞用樂之
命此蓋 聖明唯循舊典以重從饗非獨有私於臣
之先臣而然也然臣於此益不勝幽明之感榮愴之

極繼之以惶悚踖蹠不知所以自措也況且今日纔受祀戒至於法部伶音鏗鏘筦絃深恐爲乖於齋誓之義茲不得不冒陳微忱伏乞 聖明俯垂鑒察亟先還寢 賜樂之 命公法私分俱不勝萬幸臣無任屏營之至

加資辭免疏

伏以以臣庸瑣以臣駑怯猥蒙 聖朝優渥官位且至榮矣而職責既鉅機務益繁疾病已深精力漸銷其於酬應簿書之際亦自覺日有所不逮者臣誠凜凜憂惕唯恐一朝債敗以之孤 聖主之恩傷 聖

聖朝所施苟無罪也亦願放退田里使臣得以守先人丘墓以保瀆死之危喘臣不勝兢惶隕越席藁俟命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於頃者迫於三至之 嚴命不得不抗顏而出而既出則思有以察務而蒞事一往操場再叅政席三赴藥房之坐而舊病輒復作矣咳喘以達夜寒熱而終夕今已七箇日而且適值夫日之回早起哭泣又增傷感卽今僵臥床第蕭然昏然有若七八十歲人筋力盡而精神亡者一病纏綿危凜至此臣誠

無更策駑弱以供職任之望而至於交至之毀譽萃
之謗臣又與已遞之東銓無少異者其於進退去留
義尤不可以獨殊茲敢更暴忱悃於天地父母之
前伏願 聖明特垂憐察矜臣癘病諒臣苦情先將
臣所帶本兵籌司諸務共 賜解免以幸臣身以謝
人言臣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太僕提調辭免疏

伏以臣自昨日午後癘疹猝起於項背頃刻之間遍
體成斑爬搔不亡熏熱倍熾經夜以來頭面又浮手
指如椎不可堪耐此實春溫肆毒之候有非尋常發

隨身入冬以來遇風則傷風當寒則感寒乍歇乍作
無旬日之安頃者陳劉乞解兼帶實出於病不自力
而伏蒙 聖慈卽許恩遞且 特諭臣以從容調理
臣誠感激隕越不知死所今者所患寒症轉變爲耳
聾病名雖輕痛勢實苦半面盡浮若攢衆刺方在欲
膿未膿之際卽伏聞 聖體有不安之節藥房將爲
問 安有議藥之事云臣以病未由趨詣惶懼踈踏
無地自措伏乞 聖明亟先遞臣藥房提調之任且
議臣罪以重調護之地以作通曠之懲不勝幸甚臣
無任兢惶俟罪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才疎病痼本不合於重任劇地而誤荷 隆
渥屢辱 恩除一身所管諸司之務將至十有六七
此猶僬僥之舉九鼎蚊蚋之負泰山其不爲摧且仆
者幾希且於昨日北營按問妖髡之時重觸風威冷
氣所束胸痞復作頭疼嘔逆俯仰俱艱中兵宿 衛
之地以假叅知直宿者已至三日而臣病勢如許無
計替直惶悚之極尤不知所以自措伏乞 聖慈鑒
此危苦之情病將臣所帶本兵文館守禦內局諸任
一併解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感悶切之

至

大政後三度加由辭職疏

伏以頃於 親政後賜醞之日 聖明憐臣素病察
臣素不善飲至有隨量勿勸之 命而 玉音琅然
恩眷浹骨微臣於此時既不勝感激之懷且以爲此
酒難辭強自灌沃以致一勺經醉相火大上鼻衄如
瀉幾污 殿茵及至踉蹌走出之後 御醫來守珍
藥相繼其所以勤 聖明愛欲其生之慮者又非庸
陋微臣所可以承當者臣惟日夜涕淚以私自頌禱
而已臣之無狀謬當重任心竭力殫三年於此始則

憂病病既大作終則憂死死恐不遠如非解此任調
此病必無可生之理昨者三度請急之單復有加由
之命臣自承此命尤切悶鬱若添一病夫掌兵
柄不可太久久當遞都日爲政官之瓜限限滿當遞
兵政未釐民弊未除才武未甄萬夫致怨此所謂溺
職溺職又當遞然皆不如抱病危死之在臣身爲最
切事也伏乞 聖明諒臣病重實狀亟先遞臣本職
及籌司史局諸般要務俾臣得以專意將理以尋生
路臣無任瞻 天仰 聖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一自失血之後真陰頓虧虛火逆上終日熏
爍於頭面之間精神如醉語言如癡因再昨日氣稍
暖試出戶外又復添感腦風大作牙骨連痛叫呼宛
轉有若垂絕之候投藥施灸兩皆不效似此症狀本
由勞損苟非將理歲月實無復起爲人之望而臣欲
遵 聖諭姑專調息則時事關念倍切憂鬱爲牽公
務強事經理則病體增困輒至漸頓臣心益苦臣病
益進不得不更此哀籲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慈
俯垂憐察特 許遞臣本職及兼帶史局籌司諸任
以爲微臣生死肉骨之 賜不勝萬幸臣無任切迫

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伏蒙 恩由繼伏奉 聖批以調理察職毋曠史事與兵務爲 教臣自承此 命益切惶悶竦慮不知所以自措也臣之得此病醫藥將攝今已旬有餘日矣雖幸賴 天地隆恩以僅免於危死而精神尚今昏眩如墜雲霧氣力尚今漸頓如壓山岳纔步房闈肌體自掉少接賓僚語言先短臣素稟虛薄平生累經大病前春所患亦嘗危惡而然未有如今病之最甚摧敗無起色者也此非特感傷甚重抑亦

真元耗瘁漸覺不逮於少壯之日也六部之中兵政爲殷而臣既無作氣力理事務之望設令臣病得稍歇精力得稍收拾完健至於細閱記籍纂注文字實有不可以時月期者 聖明亦何難於擯退一介抱病濱死之臣而使莫重史事拋滯至此耶伏願 聖明察臣危病憐臣苦情將臣本職及兼帶 實錄纂修之任亟先遞改俾臣得以弛擔負養殘喘以圖再生之路而 國家重務亦俱不至曠廢臣無任迫切祈懇之至

四疏

伏以臣三度辭單二度辭疏悉陳臣危病實狀而
聖主眷臣猶未忍捨臣也始使臣調理終令臣速出
供職而臣抱病沉重既不能竭蹶造朝承命踟
躕又不敢急迫屢請荏苒因循病日加而罪日積矣
臣本駑下猥躋崇班既摠戎務又帶館職文武兩備
臣雖不敢誣此世謂無此人若臣者固已非其人矣
查丁校籍本欲以除隣族之寃而怨臣者謂臣暴民
練卒儲餉本欲以完保障之資而忌臣者謂臣聚財
文簿如山耳目不暇有在公之夜無坐家之晝而不
諒臣者謂臣全拋史事臣非但此病難醫抑恐此罪

難追終必有以累聖朝天地生成之恩眷也三務
之中史事爲最緊急不遞臣一日史局曠一日不遞
臣一朔史局曠一朔惟願聖明諒臣病罪速賜
處置俾不至公私兩害本職及兼帶守禦之任亦復
次第解免俾臣得以專醫藥訟咎愆尤不勝萬幸臣
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論首相不宜赴北劄

伏以查辨相兼今既定矣至於赴燕使价亦既已點
差矣臣固無容別議第臣於病伏中竊自思度以今
日朝廷使首輔遠出實非得計而左台纔自北廻

右揆年踰八耄皆不堪行首輔之自乞專對甚是人
臣急病讓夷之義則自上特許其請蓋亦事勢使
然然更有一事曩者因人建請亟設體府因命首
輔兼領體察之任而機事不密虛聲張甚遠外之人
無不聽聞者今若使首輔賫幣入燕則前日燕人之
以築城疑我者又安知不復以體臣之覘國動靜爲
疑也耶此其爲慮有萬萬於他事誠不可不周思深
念善計而處之且臣尚記孝廟朝初載臣祖父臣
堉嘗以議政兼差謝恩上价尋以王子仁與君代
之蓋於其時我國亦有所陳請於彼欲重其使价而

彼之待親王子例加於執政大臣故也今亦依仁
興之例擇於二王子中代首輔以往則彼必以爲
辨誣事係仁祖朝查事又係上躬故本國以此
人充此使价也其於事體有加重無少損臣竊以爲
甚便伏願聖明亟賜睿斷有所指揮俾無他日
之抵悔臣在外廷未嘗與王子相接然樂善君肅
似尤周詳可以任事此則惟在下詢于大臣而處
之臣無任係念邦國以冒陳款款之愚誠惶誠恐
死罪死罪

本兵仍任後辭免疏

伏以臣於日昨伏蒙 天地洪恩得以遞免兵務政
如擔者之解千勻熱夫之就清涼庶幾勞瘁稍舒而
釁咎漸輕以保積月之危喘臣誠感激涕淚不知所
喻曾不料兩日之間復遽有仍授前任之 命也此
不但在臣情勢益苦病狀彌劇將必有虛辱 君恩
大曠職任之罪而已其於 聖朝發政施號之道亦
不宜變改如此况今 新化方茂才俊競登其當晉
塗而號稱職者亦必有其人則若臣者多病非才已
試蔑效尤不可仍總中兵以誤 國家心膂之托伏
乞 聖慈更垂睿察將臣重授本任再 許遞解以

終始生成之 大惠臣無任激切祈懇
之至

辭職疏 丁巳

伏以臣自罹危疾幸蒙 恩暇居常稀出必添感
一倍而常 叅之日又不得不力疾而出朝進政席
晝入午 筵登降悚息汗氣浹體當晚出 闕又觸
西風歸家咳嗽大作嘔逆不止頭暈熱上據枕昏昏
已三日矣昨者 嚴召一夕再降非不欲竭蹶趨
命以盡臣子不俟駕之義而床第之身欲起還仆終
不能自進違慢之罪實有萬殞難贖者伏乞 聖明

自應先...卷十二
一
一
俯察危懇亟先削臣職名仍治臣累違 恩召之罪
以重 國體以幸臣身臣無任兢惶踧踖席藁俟
命之至

因金邦杰疏辭職疏

伏以臣卽伏見掌令金邦杰疏本其中有曰兩銓之
權衡稱量當循至公而舌人之子有以白徒粹爲巨
鎮僉使臣展讀惶駭不覺汗之沾背也其所謂舌人
之子者卽指上土僉使洪汝舟而洪汝舟固是譯官
洪喜男之子也汝舟少隸禁級曾爲障門鎮召募別
將及陞堂上之後自癸丑年間已屬兵曹堂上軍官

經衛將付僉樞在軍門累年爲久勤之首且有五百
鐵鉞監造之勞此固當除職者也大政前數日 引
對之時諫院之官 有以申飭西銓必使久勤無怨
爲請者臣於前日之政其所注擬悉案各衙門久勤
之簿循次而擬之而至於汝舟階是折衝又不可降
爲萬戶權管則其爲僉使者亦事例然也臣久叨重
任累經大政常竊念武職久勤其類旣夥而猥瑣齷
齷復多相雜比諸文官尤難揀擇唯勿以所識居先
有勞居後庶幸自免於行私病 國之罪矣前誤於
人言用趙廷彥爲僉使今又因久勤調遷以洪汝舟

而取辱臣誠愧慙無以對人稱量不當已宜黜免苟
涉不公尤合重辜至於再昨筵席陳達之語蓋出
於欲存文武相敬之舊例而因及臺臣在北路事矣
繼見臺臣引避之辭則乃謂臣以臆逆侵攻此其言
過矣然臣又竊念黨比掩覆舉朝皆是今容臣一人
使得以聖上之所不得聞者時時而聞之亦未必
不爲今日國家之福也臣旣被兩臺官之斥伏願
聖明亟命有司明議臣罪以澄官方以謝人言臣無
任惶怖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罪臣亡知之疾病沉頓曠務日久則可罪也
施設膠擾致怨滋多則可罪也凡有擬差不能副人
願欲乃其語言或至觸時喜怒則愚妄之甚又可罪
也而兩日之間恩召再降初因彈章之不止後以
疾疾之尚苦皆未克促駕趨赴於恩命之下則舊
愆之外息偃違慢復加一罪犯矣且臣伏聞近日辭
朝守令連以不似斥罷至有政官推考之命云頃
者丑山之崔栢別害之劉椀俱是山西銓所差之邊
將而亦旣特遞則臣以同罪獨免於譴何尤有所感
然惶媿不敢自安於心者伏乞聖明亟賜睿斷

將臣前後罪狀付之小司大施刑章以爲爲人臣慢
命溺職者之戒千萬幸甚

三疏

伏以臣之無狀久處銓要官人失方發言中諱臺疏
諫劾交謫未止而晚聞同知洪宇紀十條疏中復有
西銓不擇人之語繼又聞右議政許穆疏並斥兩銓
而指臣尤喫緊云兩疏俱留中未下雖未能細得其
詳耆罕之論已類彈糾廊廟之言復極嚴畏此誠
非偶然而已伏乞 聖明大賜睿斷亟 命有司將
臣前後所犯一一明覈覈得其罪則鈇鉞鼎鑊惟

主之明也不意今者以撰進冊文荐承 誤恩加臣
以崇政之階復兼以內局提調之任舊躋卿秩已是
冥升升而不已將必至於顛蹶舊帶諸任已是重負
負而不已將必至於寔跋則臣之悚悶危感又萬萬
有倍於前者矣伏乞 聖慈憐臣苦情察臣至懇亟
命收還所授新資且 許遞臣藥房提調之任以重
國典以幸臣身臣無任激切祈祝之至

司譯院提調辭免疏

伏以臣自數日來復感風寒頭痛咳嗽漸益苦重而
昨今又覺氣逆火升渾身作痛臣所管諸務中如史

局纂修臘藥監劑等役最是目前所急不可遲拖推
諉於人者自計旬望之內無以起身赴事方切惶悶
矣卽者司譚院官員又以雜科開場來告設令臣幸
無病職務如許固無暇隙可以集象胥講方語况今
病狀若此尤無進詣該院之望伏乞 聖明察臣疾
患方苦憐臣官務愈劇爲先遞改司譚院提調之任
或 命於今日內口 傳差代俾無科事廢誤之患
不勝幸甚

內局提調辭免疏

伏以臣氣稟虛脆疾螭纏綿加以躡進驟升災孽相

疹之比也今日卽太僕 輿馬出調東郊之日臣以
本寺提調法當陪往而病勢如許未由起動且拜
陵之期只隔一日本兵之長尤不可養病偃息使環
衛之列有所不備代乞 聖明亟先遞臣本兵太僕
兩任而太僕提調則卽令政官於當刻差代俾得進
參於洗馬之專以重事體以幸臣身臣無任惶懼祈
懇之至

內局提調辭免疏

伏以臣於初九日內三廳試才之坐猝然感風因得
賜火上爍之症晝夜煩鬱如近煨爐將理浹旬歎藥

多方而尚未有顯然咫尺之減禁旅都郎纔定而旋
停都城巡審已稟而不行狀 奏上言之未及覆題
者又甚夥然疾憊而憂死瘵曠而懼罪俱已不勝其
慄慄今者 猗蘭莞簞之設吉日歛已至矣臣職忝
藥房責在調護而終不得致此身於奔走 起居之
列官僚不備分義且缺臣誠惶悚震越無所容措實
不知置身之所也唯願 聖明俯察微臣癯病實狀
亟先將臣本兵藥房等任 許卽鐫免俾臣得以專
意調息以尋生塗而 國體官務亦幸不至兩損臣
無任切迫祈懇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妄發已多受愠不少人非旣極鬼責亦重自
春以來三嬰竒疾一患鼻衄再患癰疹卽今所苦又
是河魚之痛濕盛而熱熱盛而泄晝煩夜疲六日不
歇備局有會議而臣不能參藥房有問 安而臣不
敢進禁旅都郎幸設於三年不試之後一番纔畢身
遭抨彈彈事方了而疾恙又如許矣危蹤每怵於震
撼脆骨又傷於痾疢精神罷損當事茫然實無奮身
陳力以任官職之望伏乞 聖慈俯垂憐察將臣所
帶本兵及守禦使備邊司內醫院提調等任先 許

遞改使諸司要務不至曠廢臣亦幸而得免於竊權妨賢之誅則公事私分俱萬萬無恨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因人言辭職疏

伏以庸駑微臣蒙被大恩叨躋一秩兼總要務方居本兵之長又帶守禦之任負而且乘不支則顛者卽理勢之所必然而卽臣之所常慄慄危慄不知置身之所者也頃者國家因西南警懼上下瞿然若將有朝夕用兵之端而顧臣之怯劣無才旣以兵爲職則凡兵事之一有不辦罪當在臣及至今日二邊

謐如上下晏然若復有所戡悔於肆兵之論而顧臣之貪戀因仍尚盤礴於兵地則凡兵事之終至於傷財害民者罪又當在臣前後大臣宰臣迭言交論而惟臣之罪爲最重其間雖有一二事過實而非情者臣亦何可歟奴置辨以重損事體乎唯願聖明亟先遞臣諸任治臣罪戾仍許臣放退田里以守先人丘墓不勝千萬祈祝之至

都試畢後辭職疏

伏以臣資極庸陋跡忝戚畹而過蒙兩朝生成之鴻渥久叨權寄祗速釁謗以朝家言之宜夬先謹

斥以大勵臣工以臣節言之宜亟自歛遠以苟完身
名而第臣適以數處官事俱未了當有不可以復懇
於後人者彷徨隱忍以挨時日其有害於廉義則已
多矣湖西閑役幸纔行查衙門兵屯亦頗裁革而七
百禁旅之都郎今日始復得以畢試此正微臣解納
誥符以俟 明時擯黜之日也噫傷財病 國是誠
臣罪盛兵重權此何人言 國不正法臣不引辜實
無足以銷積毀而快衆怒也伏願 聖明俯賜矜察
將臣兵部主務及南漢守禦籌司太僕等任盡行鑄
改以答 國言仍並 許臣休退任臣閑住以守先

臣丘墓以遂區區宿昔之志願以公以私萬萬俱幸
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祈祝之至

再疏

伏以臣情跡峴峴既不足以當重竒骨體疎晚又不
足以任積毀前後章疏屢暴危懇冀蒙 聖朝之矜
察夬降鑄遞之恩命而三由既加 嚴召繼至責
臣以瘵曠催臣以蒞事臣誠自憐自歎忱悃之淺薄
其無能以槩 聖心而格 聖聽者乃至於此也夫
以臣之不才無狀超躡前輩兩兼戎務其不得乎衆
心見忤於時議者固也無足恠也願臣一心初未嘗

不欲竭其識慮盡其筋力以報答 國恩之萬一而
汪擬遷除之際怨感便分施爲動作之間訾咎迭生
加以蓄嫌含懼之類吹毛檢膚之徒媚涼成熱指完
爲癥讒諂橫驚語言交亂至使長首聽坐而貴臣生
疑其所謂兵權太盛 朝廷如寄等語是乃毆人逆
亂陷人奸慝置人於滅身湛宗之域者臣雖愚蠢亦
不至於全無識知若蟲豸者然則寧不惴然危懼於
斯乎抑臣又有所竊自愴然有感於心者昔在 孝
廟朝先祖臣堉以建請大同之法取憎於時輩讒譏
交沓其所陳情之疏有曰臣家世儒素業傳詩禮而

高祖先臣湜罹於己卯之禍族祖臣權謫死光海之
時門戶凋零已爲寒族臣之謏劣濫登台司一子不
肖亦玷 經幄紫微玉堂同時出入人以爲榮臣增
憂懼若臣傷弓之族常存曲木之警不敢與他人比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經至戒臣若
耳承微臣之情其亦戚矣臣之此言出於肝膈上
不憚期於必退此豈應文備數之事哉休官辭祿之
後無所於歸城南尺五之天瞻望 北闕一葦來往
於松楸之下以待餘年臣每讀家集至於此疏未嘗
不掩卷於邑不自覺涕淚之橫集也今臣之忝累祖

先固萬萬無似而乃若持事之艱虞世途之危險則
又有百倍於前日者臣雖欲合恩戀德隱忍低
徊以自盡乎犬馬之誠而其將顛頓危躓救死之不
贍何哉連承召牌再詰闕下而咫尺天閣有
不敢以徑入者茲竭瀝血之辭更陳扣額之懇伏願
聖明俯賜憐矜亟先削臣所帶本兼諸職而仍復治
臣累違召命之罪以清朝著以肅臣綱則臣雖
重被罪僇亦萬萬為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俟命之至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三目錄

疏劄二十八

請行審理劄

辭職疏三

李碩徵停後辭職疏

請焚黃先墓疏

辭文衡疏二

辭職疏

判義禁辭免疏

御營大將辭免疏二

判府事許穆劄論李沃獄事辭職疏

因權聖中等疏辭文衡疏四首

病未赴召辭職疏論戶牌劄

辭職疏

辭職疏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辭職疏

辭職疏二

辭職疏三

辭職疏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疏劄

請行審理劄丁巳

伏以三夏將盡蓄旱轉酷其雨不雨或雨而旋止雖
治牲用璧靡神不宗闔陽移屢靡物不舉而踰時浹
月烈日彌杲上天邈邈無所徵格幽憂如臣若遭焚
灼唯日夜皇皇自煎中腸而已實未知有何策術可
以解此天怒而寬此良災也抑臣嘗考之羲易其解
之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蓋雷者天之
威也雨者天之澤也威而有澤即與刑獄之有赦宥

同故自古遇旱悶雨之日必先務行寬釋之典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以導迎天地之和氣則此固開屯解難不可以少緩者也日者 聖明亦嘗召集大臣三司共議刑獄以行審理之舊例而其時所放者不過妖髡餘徒痴默者數人及李嵇權讓申懷等三人門黜徒配而已則此何足以爲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之大政乎噫晝陰而夜晴朝雨而晚風暫時沾灑已卽開霽天心之靳澤如此可赦而不赦當宥而不宥始欲開釋旋並錮閉 朝議之愷放如此以此求雨臣恐終無

得雨之理也惟願 聖明亟軫睿念其於應天則必以實其於用法則必在寬而更 命有司取進前後沅配者罪籍量其輕重並行宥赦以體太易之時義則庶幾雷雨遂作屯膏一解德澤霈然霑及遠邇蘇枯醒暵不足以喻其化也且臣於前日登 對之時略陳閔良軍官沙汰之事矣初爲省弊今反生怨衆怒群詛亦有足以傷和而致變者及今改圖猶可爲已亦乞 聖明夬斷宸衷勿以號令之數易爲歆惟以丘民之易失爲慮仍 命該廳照舊管帶只就其中汰去其不才不合者以慰都下千百人心不勝幸

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三度加由後辭職疏

伏以銓官經大政引病求免例也而臣之具長單爲引病求免之例者今已五遭矣始過一二政之時人視之以應文臣亦以爲備例及其三政不遞而至於四四政不遞而至於五則久專之益可戒僨敗之益可憂臣罪益積臣心益危陳情丐疾誠不敢爲例而已而恩俞每靳誤寵荐加苟且因仍尚妨賢路中間抨彈之迭至意外譏讒之交沓蓋亦以此職之宜遞而不遞此身之當退而未退故也情窮勢迫於

是乎復有前月訥急之事而三日五招實近來所未有之嚴命畏恩怵義忍死復出者只是爲趨考績之期爲行計仕之政矣今者都目調遷又過一番曹事幸已粗了人言尤所當恤以臣分言之旣不可以長處權地以國事言之亦不可以偏任微臣臣之此言瀝肝剝腸臣之此心鬼知神臨誠不敢爲例而已伏願聖明俯賜鑒察憐臣切至之忱矜臣危迫之懇諒臣前後疏單之果非出於循常守例爲自便之圖亟將臣所帶本兵守禦籌司宣惠太僕諸職務並許鑄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

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聞天下萬事固未有常久而不變者也時久者遷官久者遞今臣此職亦可謂久矣非才之譏以久而益聞太專之誚以久而益起千百必查之孽彌久彌怨萬餘求職之武彌久彌謗今臣於此職唯有必遞而已臣於前月引疾請急也不但臣心之以一遞爲期雖在同朝薦紳之士旣皆曰此公其遞矣下至閭里之賤厮隸之徒亦皆曰此宰相今不遞不出矣人人莫不以臣爲遞而臣則終迫於累至之嚴

命輒復冒耻而出臣於其時接司列對吏胥亦自覺面慙發駢不啻中忸怩而已今臣所幸者大政旣過丐免有日危疾之狀略及於三呈之單罔隘之情繼暴於昨日之疏則庶幾 高天聽卑 仁覆閔下亟許臣鑄改職務以自靖乎私分而迨奉 聖批又靳恩許諭臣以安心責臣以蒞事臣於此益復凜凜危悸不知置身之所也噫天時流幹尚有迭代臣獨何人乃敢久占兵地以之妨賢能之路而擅戎武之柄以爲 國家憂哉唯願 聖慈曲賜憐察卽將臣所帶本兼諸任一併解免弛臣重寄釋臣權務俾臣區

區微尚得少遂焉臣不勝萬萬祈祝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之才分劣弱既不堪任重疾恙纏綿又不能供劇以莫重主兵之地為獨專養病之所此即臣之罪也以後進越次而使朝廷無遜讓前輩之美以戚里秉事而使國家有疎外賢俊之失此又臣之罪也群言擾擾爭進去兵之說而臣獨昧偃武之略萬夫瞿瞿皆懷求爵之心而臣又無從欲之術此又臣之罪也情窮勢迫屢瀆尊嚴而辭單語拙莫剖微

懇再三陳請徒歸於何讓前後恩旨未免為虛辱此又臣之罪也臣罪至此死猶難贖宜遞不遞祇益咎殃伏乞聖明特賜矜察將臣所帶本兼諸務盡行鑄免以重國家事體以安微臣義分不勝萬幸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李碩徵停舉後辭職疏

伏以臣於日昨請對也略陳刑曹叅判呂聖齊為趙璩等所構誣狀仍復哈辨其前後疏語之無倫不敬而臣亦自料前頭將必有大段訾辱矣昨夕伏見璩等疏草其醜詆臣者果不啻狼藉噫臣惟不諒既

已輕試身於飽毒誦錫之際則遭此侵剝誠無足怪
然其汚朝廷辱 國家為薦紳之所大惡甚矣况
此李碩徵之停舉初未行於亂言之日而今乃遽施
於齟齬如臣有威里名者之後則其所以執 聖主
之咎增彼輩之怒者為如何哉適值有政再 召疊
降揆以分義豈不欲奔趨造朝以答 隆旨而情危
勢蹙約不敢冒進逋慢之罪益復難赦伏乞 聖明
俯賜憐察將臣所帶本兼權要諸務速行鑄罷以治
臣罪仍 許臣屏退以謝人言以存 國體臣無任
誠切屏營之至

請乞焚黃先墓疏

八月

伏以臣先臣佐明於上年十月伏蒙 朝廷追紀
先朝任使之勞賜以上秩錫以嘉謚遂得與食於
廟庭諸功臣之後哀榮之典備幽明之感極生死隕
結誠無足以報 國恩之萬一第臣於其冬屬患危
疾入春增劇且繼有大不理於口者凜凜悚感常在
求遞職務之中不敢陳乞由暇則次且荏苒之際歲
行遽將周矣而焚黃先墓之事尚今未舉在臣私心
固已懷恨無窮而抑其慢棄 聖朝念舊及幽之隆
寵不以慰逝者而責泉壤者臣又萬萬有罪伏願

聖明俯軫微懇特 許臣四五日 恩暇俾臣得以
馳省瑩域錄焚 命旨以伸人子之至情臣無任切
迫祈祝之至

辭文衡疏

伏以臣昨伏奉 朝命以臣曾經兩館之任俾臣特
舉堪為前大提學閱點之代者臣於常格之外謬當
重事進議於相臣退閱其舊薦謹以前已上名於刻
牘之中者抄書以進矣不料臣名乃復添錄於圈點
之際有此新除之 命臣誠惶駭蹙不知所以置
身之所也夫臣之不合再叨此任臣固自知少不敏

篤長益疎懦蒙陋之識軋茁之文本無足與數於詞
翰之林者加以四五年來連縮要務久處劇地可几
之事奪於鞍轡細素之業易以簿書骨體傷於奔驚
神思耗於朱墨今為控伺昧昧之一物雖於尋常應
酬文牒竿尺之間亦覺窘拙而多滯况可望其提衡
藝苑而掌 辭命之重乎且以臣一身言之既專戎
務又主文事兜攬太過有類龍斷此不特妨身兼且
損 國此不但人怒必重鬼責此尤臣之凜凜危慄
有未敢遽承乎 恩命者也伏願 聖慈俯察危忱
特 許改 命回授可堪之人公事私分千萬至幸

辭職疏

戊午

伏以臣昨於三受 恩由之後猥具一疏冀遞職務而擔荷之重思得解卸單瘁之極亦願休憩先將血懇仰瀆於 宸旒之下矣伏蒙 聖批乃以本兵之任不可暫曠爲 教臣祇奉 恩旨益不勝惶感踧踖之至夫無官之曠固曠也有其官而不能盡其職此亦曠也今臣曠本兵之務者已三年於此矣逃竄未填老簿猶擁隣族之侵實是害民之大者而臣總統兵籍徒縮手旁視莫得以施一籌而釐一弊此臣之不能盡其職者一也才武未甄將領失儲緩急之

際將必有無可恃之歎而臣提衡武選徒考次循格莫得以拔一士而進一藝此臣之不能盡其職者二也加以兩年以來二得危疾沉綿床褥藥餌爲事而諸政之外坐衙稀少號訴不絕狀牒多滯此其廢曠之罪尤有所不可逃焉者也今 聖明之留臣而責臣以無曠者終不若去臣無才多病之身而更求當世才能可以了此職者任之爲真不曠也伏願 聖明俯賜察納矜臣之情議臣之罪將臣本職夙先遞免以重公務以安私分不勝萬幸臣無任激切祈祝之至

辭職疏

伏以以臣無才躋秩太驟以臣無能任職太重以臣無功耐權太久此臣之所嘗日夜兢兢自訟自尤不知駕之所將稅者也此者都目大政又過一番世稱都目爲政官之瓜熟則今臣之瓜計已六回熟矣以國家事體論之固不宜漫然獨任臣一人以妨賢路以解衆志雖以臣私情言之誠亦欲稍弛擔負使弱力可堪稍謝權柄使怒謗少除且復得以優游閑地保嗇性命不遽至於損斃者此實臣區區血懇冀聖明之少垂察焉者也伏願 聖明憐臣苦情矜臣

危懇亟將臣所帶本兵重務先鐫免以施 大惠於微臣以生死肉骨於微臣臣實萬萬幸甚臣無任激切祈祝俟 命之至

判義禁辭免疏

伏以臣冥行已久重負日積擿埴之譏顛踣之憂卽臣之常日夜凜凜而不知駕之所稅者也日者 恩資之加雖亦出於推慶之舊例而在臣私分固已危懼萬萬不意茲今復有金吾兼帶之 命 王府斷讞事而嚴重加以近來名流激訟相構相陷鬪亂多端易眩難明苟非公明兩盡無所偏比實有不敢遽

然而當此任者况臣虛脆之質久抱危疾淹潛痼癖日事呻吟而自癸丑至今五六年之間長役役於鈎校簿書檢視朱墨之事精神日以耗憤筋力轉益殫瘁從前所帶已是瓊力之千勻方求解脫之不暇况復加之以一大重擔乎伏乞 聖明特察臣至懇亟命改臣新帶判義禁之任以幸微軀以安私分以霽天地生成之恩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御營大將辭免疏

伏以臣特一有蔭子弟稍習文史者耳學子經生安知兵家柔骨弱情豈類介士只以依近 日月之際

過蒙 天地之私始焉擢授守禦繼而進掌中兵兩擔俱鉅一力彌瘁皇皇憂慄若負譴尤者今已四五年矣軍政日救而整頓無期守備轉疎而彌綸沒策加以近戚重兵歸譏於 聖朝戀權居 寵受憎於世論方且求遞見任之不暇不料御營之新 命復下於此時雖臣之顛踣踉蹌有不足恤獨不念 朝家舉措至此而又大失也耶且臣伏見臺章之彈前大將金益勳者蓋以其身非武人親居戚畹則蔭固非武文亦異於武矣至於戚里之名彼此又無甚異同而今以臣易益勳臣竊恐公議之譁然不叶尚未

有所底止也伏願 聖明亟垂睿察諒臣舊任之猶
不稱念臣新授之尤不似夬卽改免以回授時議所
屬之人以重戎事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
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於昨者迫於三至之 嚴命旣已躬詣喉司
祇受右符而退而歸家終夜以思實有萬萬不可以
承當者繼而伏見吏曹判書洪宇遠疏本則其所立
意命辭多是出於激惱之餘若臣者更是近戚將兵
之人名在歷指之中則其爲惶駭震越尤有不可以

形言者守禦之任猶是外丘之逢頌而若夫御營所
率者乃 輦轂過千之卒則此豈非事權之彌重而
衆心之愈不快者乎守禦之務本不至繁多以臣耗
敗之精力猶得以支撐而若夫御營有壇塲之役有
校練之政韎韜鞞服一將裨馳騁操練與同卒伍
一月之內常無一旬之暇則此豈疾病朽鈍之如臣
所可一日而堪者乎且李汝發宿將也以久病而遞
金益勲亦鍊事可將也以戚里而遞令臣則言其病
疾不減汝發而兼有戚畹之嫌語其戚屬無異益勲
而又抱危脆之疾在彼則有一而見遞以臣則兼兩

而爲代 朝家舉措之失宜蓋亦無甚於此者伏乞
聖明更加睿察夫卽改圖將臣新授御營之任特
許遞免以重戎務以循公議臣不勝萬幸

因許判府事劄論李沃獄事辭職疏

伏以臣伏見判府事臣許穆劄本其意蓋專斥臣治
獄之不公罪淳沃東龍三人者之爲非是至謂曰不
嚴無法臣於此竊不勝慨然駭歎繼之以危慄也夫
大臣之論臣至此臣誠欲無辨然臣旣已受 明命
治此獄爰書具存始末俱著其是非曲直有不盡如
大臣之言者茲不得不更冒死暴之倘蒙 聖明少

垂省覽臣雖以此受大譴何亦萬萬無恨如柳命夫
不能於其母一語出於李淳之初疏繼而淳就囚納
供又援吳始復爲其言根而始復在松都已上章辨
之及後置對具陳命天養嫂妹生死日月各有明據
非如沃淳之虛構強捏只欲以害人者故臣於其時
旣已採撮喫緊之語以取 睿裁則此本不待覲面
鬪辯而後始決者也且臣曾見獄訟對質之事苟非
勘逆勘盜有斷然不可爲者甲曰如此乙曰如彼甲
曰然乙曰不然一怯一狠怯者沮而狠者勝兩狠則
終日不決卒歸於無卜而已淳沃無稽之言旣欠的

證命天不孝之罪終難勒加而兩相卞詰之後又不
得不取其理曲者加之拷訊則彼當世之汲汲擬議
於館職之長者又安知其不更飽楚毒於桁楊之下
哉然則臣之所以不令沃始復而對卞者非有所厚
於始復實爲沃憐之也非特憐沃也實念 朝家之
所以禮待士夫者不宜太薄之至此也且寧海漏結
之事亦專出於李沃而凡始復之所稱沈轍之所供
如通書作牌等許多伎倆沃皆已一一具服而只定
強取汲黯發倉等語狠自粧飾爲可笑之甚者至於
挺字則雖曰該邑之倅乃是其時受由之人不過遇

沃於中路造送其災冊者則拿到之日惟當卞覈其
與沃同情節而已於始復於轍俱無所干涉有何
更相對卞而覈其實之事乎至於殷山之事謂之以
俾播已久者蓋亦有由東龍雖駭甚然曾業儒事其
兄東益又是近日直出六品者因此得以出入於長
者之門揚眉抵掌語言無嚴則其所以隱然構讒以
害命賢者亦必有以熟之於長者之耳者矣然臣於
東龍所供看閱最詳官馬之說則終諉於德夏僧奴
之事則泛稱以前官京發得先又皆以不識近事爲
對渠所自招已如是疎謬而西邑行查乃甚明白則

此既初無可沒之實彼亦安有更問之事哉矜川蘭
香之詐稱命天家婢者此於命天所遭三事中爲最
輕命天之戶籍命天之所自爲也而既不以蘭香爲
其婢則命天之不爲壓良可知也生吉紙牌生吉之
所自爲也而乃敢以命天懸其主則生吉之欲爲憑
藉可知也而况前日京兆之提問生吉也渠旣以依
藉兩班欲以自誇於鄉里非命天所自知爲辭則此
等猥瑣惟當憑據文籍以治生吉頑濫之罪而已亦
豈有因緣轉染以及之命天以成其罪之理乎大臣
劄辭中惟沮抑供辭以言語改易添書等語爲最甚

危怕若使不識事例者驟然聞之則亦未必不以爲
大駭臣於此又有不得不更詳其曲折者矣大凡取
招之法或以傳旨發問或以文書憑閱俱各有程
例而若違端發露之後更爲招詰則又必剔其窒礙
拈其差錯作爲問目而文招語供亦無一定之規矣
第其借代之文或失其宜對之要預構之詞多乖於
摘問之旨而至於獄情之稍緊勸事之宜秘則反覆
究覈之際尤不得以文字爲之者蓋亦自古按獄之
流例也頃於李重信更招之日臣與貳僚先坐夾室
方議定問目下吏有以重信已納供草來告者臣曰

更推之舉與初招不同罪人既未知訟官所當問者何事則渠安得先有所對也仍顧謂僚堂曰今日所問惟李沃取馬重信受價月日久近爲最要只此兩語亦可以鈎得其情僞矣開坐面問之後卽令郎官記取重信所言月日詳載於已納之供草嗣後李暹之更招也亦用推重信之例受以口語又令郎官之掌文書者記之矣今聞沃於重信再推之日出伏屏牆之側聞臣之所問於重信者至以手抓地云凡沃之親知黨友之肆忿作恚造爲言語以從吏捍闔於長者之側者又何足恠也臣與沃亦嘗款狎相熟

愛其文辭筆札實有超異於輩流者然稍久得其爲人性諛佞好機變又不知廉耻每慮其用之不善卒不免爲小人之歸也其父觀徵溺甚不知其子之事其內外姻族則又甚鉅形勢甚張到今觀之舉一世其不爲所欺者蓋鮮今上劄大臣及他如吏曹判書洪宇遠等數人者素不解臣之本心今且爲沃而尤臣詆臣臣皆不以爲恨獨恨其居此位望受此標榜乃爲此小兒輩所賣至此也臣既負治獄不公之罪誠不可以復玷任使伏願 聖明亟命有司盡收臣前後告身且議刑章以治臣罪俾令人心大快四方

取法至於復下沃及始復兩人於牢狴以畢覈其語言根因情狀真偽以其罪罪之者誠有所不可已者亦乞 聖明亟允大臣之請以伸 王法焉臣無任惶懼危感冒死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李沃之尊慕時烈非朝家之所知而當初自明之疏全沒實狀欲掩其跡之態實士夫之所羞也其他誣陷等事終歸於虛套則卿之按獄誠甚得體有何所嫌安心勿辭從速行公

因四學儒生權聖中等疏辭文衡疏

伏以臣之始當沃淳等相構相陷之獄者是臣之

不幸也後遭判府事臣許穆不公無法之斥者是臣之二不幸也斷決各流之訟而親黨日加怨怒辨拆大臣之疏而語言不無抵觸者是又臣之三不幸也姻友奔馳羽翼張設唆囑醞釀六七日而權聖中操戈之疏復上發文之李洎即沃之功總也主論之李簪即德夏之猶子也趙瑛曹夏疇等又乘兼大司成李元禎之西出迫脅同知館事李堂揆自署爲齋任名尊儒賢而其實則爲世充建德報仇耳人言藉藉道路唾罵而洎瑛二人乃復臨疏自匿推轂聖中做事狡獪閃弄萬端似此情狀豈特爲微臣一身之不

幸而已抑恐時事日以益壞士習日以益亂而其所
以污者德而辱賢關者爲不淺也噫校人以放魚欺
子產子產爲校人所賣是欺子產者之罪也非子產
之失也今人私沃而欺長者長者亦未免爲所賣此
欺長者者之罪也非長者之失也臣之曩日疏語本
爲長者致其嗟惜非敢有一毫侵侮之意也而第其
爭辨之辭不無芒角之自露致令此輩作爲欄柄醜
詆狼藉此無非臣之自取也且臣方任知館事之任
終爲學子之所辱此誠前古所未有之逆境決不可
復抗顏自安於官次伏願 聖明亟垂憐察先遞臣

本職及兼帶文衡等任以謝人言以幸臣身臣無任
惶愧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意一自沃淳被罪之後與沃相
親之輩非不知淳等之罪著難掩而猶且曲爲之救
解紛紜投疏氣象之不佳奚至於此哉昨觀權聖中
疏辭訕斥卿身不遺餘力予實駭然自署齋任云者
尤極無狀不料今日賢關士習之不美至於此也於
卿少無介懷之事卿其安心勿辭從速行公

再疏

伏以臣誠不幸遭此橫逆身任國子之長而乃爲諸

學子所僂辱敢陳一疏祈先遞此館職庶幾得以稍存事體矣昨伏奉 聖批其所以洞察此輩情狀者不啻若日臨而燭照臣奉讀以來且感且涕誠不知死所第臣於館職終有所不敢因仍冒昧而居之者始李沃之族弟洎李德夏之姪子簞兩人者首倡疏論以攻臣也去臣姓字於發文之中其所以怨臣辱臣已不勝其憐毒而洎簞日與趙瑛等二三人奉承陰嫉之意指蓋以四募黨友而三日空堂呼召不至則乃乘李元禎之遠出復出分執諸學齋任之計其中數輩各自擬署往請於同知館事陸來善則來善

却之曰大司成雖奉 命西下有知館事在吾不可越次而爲之瑛等意沮旋復往給李堂揆曰睦某病甚窒塞矣堂揆始信其言而從其請後乃覺之具書曲折以示臣者如此臣不料此輩之欺詐幻弄終乃至於此也臣雖疲劣其何忍與此輩課文考講於黌塾之間而稱師生之義哉人情罔測時事日艱亦不知前頭更有何物變恠何許機穽則臣不欲與許多有權力之布衣復爭較於戈戟之場也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憐臣苦情將臣本職及兼帶文衡等任爲先解免以存 國體以幸臣等臣無任危慮祈懇之

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已悉予意於前疏之批矣噫近日士習不正侵侮師表乃至於此師生之義掃地盡矣如此年少之輩浮薄之言不足掛齒且儒生輩欺詐醜詆之罪自有公論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行公

三疏

伏以臣誠不幸遽斷大獄怨怒交加疵點迭出無法之斥遂變為妨賢妨賢之罪又添以專政洎簪之凌踏極矣聖中之詈辱醜矣而今茲周美之疏意益陰賊辭益巧慘其所引王鳳谷永等語直是構臣以惡

逆陷臣以赤族湛宗之誅者臣看來駭悚不自覺五體之投地也當初此輩之托名尊賢而專攻臣身者實由沃之黨友共設機張辟以勸誘之誠也始集齋舍尋復脫兔洎亦繼托忌故但事發蹤而更推全然不識字之聖中作為疏項其疏則至以權謀大臣假借戚里之手為言而適為傍視者所刪抹其所謂假手云者蓋欲重誣大臣以假臣手而治沃獄也初既發恚於金吾之讞奏終又移鋒於台席之詳對恨氣蓬勃有不可掩者而及今周美之為此疏則乃曰多士共公之論豈為么麼不正之一李沃而發乎有若

專出於留賢之意者然噫已刪之語既謂人無知借
重之說亦爲世所賞則此輩之矯情匿心強自脩飾
者是誰欺其欺天子周美之疏又曰今之上自大僚
下至庶官阿附外戚者十居八九其所阿附者陰欲
自托於王鳳之谷永所不附者獨元老數三人臣等
布衣若干人噫甚矣怨毒之於人也今此輩之視臣
無異於其父兄之私讐則其所以斥擬於前代之奸
兇者固所以快其心也而其盡誣一世之臣僚比之
於千古邪佞之小人者又何其憯妄悖亂之甚耶且
其所謂元老數三人者蓋指前上劄疏論臣治沃獄

不公者而言也其所謂大僚庶官十居八九云者蓋
指今日朝紳之常鄙沃情態而快沃之正其罪者而
言也夫二三元老雖嘗見誤於右沃者之言何嘗與
此輩爲黨而以其救沃也遂自攀援謂爲己黨其朝
臣之十八九者亦何嘗與如臣寡族少援不諧於當
時者爲黨而以其惡沃也遂並詬詆謂爲黨於臣則
只此數語亦有足以勘破此輩之肝肺者矣噫方今
矜紳之間色目已分朝著之上局面轉新而如臣無
能乃秉重務以臣寡與復玷戚籍則怨臣嫉臣必欲
以去臣者輒哄然指臣曰此戚里也此權臣也此可

謂用計最深而害人最工者矣雖然自古人臣之爲國戚者何限人臣之秉國政者亦何限而豈必人人而有權亦豈必戚里而後始把弄大權勢乎宗支強盛以盤據於機要則此真權勢也而今臣則無此族矣賓友奔馳以翕訛於言議則此真權勢也而今臣則無此輩流矣假托公義以暗庇于私黨則此真權勢也而疎慙如臣亦不忍爲此態明明聖朝赫然臨照有罪無罪惟聖明在上臣安敢嘵嘵斷斷強與此輩爭辨以重傷事體乎第臣又伏見周美疏中有文衡之任例兼館職而乃以師表自居創出師

生二字以爲疑亂之階等語此其言悖甚不足言似聞朝紳之間亦且有爲周美之語者云此何無稽之甚耶臣嘗伏聞國朝故事元子世子之入學也常以知館事爲博士官博士官者卽古之大學補弟子員者之所師者也故其陳帛於篚設脩於案者此見師之費也其曰某願受學於先生者此請師之辭也夫以國君之子儲貳之尊當齒胄執經之日猶且尊之名之爲先生則彼以童縫末品投跡膠庠之間而乃曰不爲師也此果出於何典而見於何志耶噫成均之職卽教胄之官也知成均者卽知教胄之事

也是亦猶公孤之責在於表率百辟者也後之爲公孤者豈人人能表率乎百辟然其爲公孤也不得以表率百辟者自處也後之爲大學士者亦豈人人皆堪爲多士之師表然在上者旣不以爲不可而使之居此職者則亦安可不謂之師表乎如臣者蒙學寡識百無一能雖一家子弟之來問字者臣未嘗敢以師道自居則臣之爲此言亦豈欲與此輩爲答問相長之業而發哉祇以居此職次遭此變故終不可忍縮不言以遂壞三百年流來之事體故耳臣旣酷被學子之所攻指擬叵測詆辱無限貪 恩戀 寵

隱忍遲回者將必爲危死之歸而已

嚴召荐降

九闔愈邈神爽飛越不知所云伏願

聖明俯賜矜

諒先將臣卜兼諸務盡行鐫免仍賜骸骨放之田里

但臣得以杜門塞竇以省 行 尤以保餘齒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周美輩危險不正之說予實痛惋卿何強嫌若是其太過乎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行公

四疏

伏以臣行世無狀邁此危辱不特辱身且辱官不特

辱官且辱 朝廷若其身之死亡顛隕有不足論者
矣昨者伏蒙 聖批恩旨勲懇憐臣之橫遭強暴憫
臣之長抱慄慄至有安心勿辭之 教臣於此益刀
惶感繼以涕淚不知所以爲喻夫臣之於諸學子雖
未有一日講論授受之雅語真分則固師生也而今
者此輩乃因一時嫌怒公肆詆罵終則至於擬臣以
元惡陷臣以大戮而其所以欲殺臣害臣者蓋不啻
關弓相射而已逢蒙殺羿孟子以羿烏得無罪噫此
亦豈非臣之罪也爲人臣而蒙被千古之惡名終不
能決然刎首以自暴自白者其爲頑頓莫 恥爲有志

節者所羞則甚矣且臣伏聞客使入京之期只隔數
日而頒勅之後例有宣教之舉云夫以臣今日情勢
亦何可抗顏詞垣以重汚文衡之筆乎伏願 聖明
俯賜矜諒將臣所帶兩館提學之任亟先置處其餘
本兼諸務次第削免俾臣得以歸守先人丘墓以畢
餘齒臣無任區區祈懇激切屏營之至

病未赴 召辭職疏

伏以臣既犯尉薦匪人之大罪且方有沉淹床席之
危疾昨日之彈不特臣受彈二三諫官乃亦以不舉
名彈臣而彈之則今臣罪過真非細故薄物可知也

自十許日以前已有咳喘之漸矣積勞之極少休而痛作冒寒之餘得暖而火熾喘甚發吼痰隔爲痞聲嘶面浮筋革盡掣似此症狀其非微感標發又可知也迎祥已近館僚多故伏聞該院乃以出韻事稟旨出牌云臣誠恐悻憂悶不知所出分義旣嚴館事且曠戱罪趨公猶一可爲而墜閉已久呻痛方苦力疾奮身其勢誠難欲起未起終未免爲違慢之歸臣罪至此又添一倍矣伏願 聖明俯賜 鑒燭亟治臣前後罪戾以爲爲人臣述 命不職者之戒公義私分千萬幸甚

論戶牌劄

伏以今年戶牌之法旣 命寢閣矣而復行之以木易紙則其事順而且便矣使無役者不佩則其應佩者亦不多矣前年而朝士佩之今年而有役之民又佩之則其爲法亦且有漸矣此固所謂今日戶牌有三善者也雖然以紙則刻一板而千萬可印也以木則圓方有體長厚有度一有不合輒使改易有非窮閭下戶人人之所可自治者也此良之所以便於紙而不便於木者也紙則藏於內而木則佩於外內有可隱而外無所蔽夫鑿至明而嫫母憎焉者以妍醜

之難逃也水太清而大魚不藏者以鱗鬣之畢見也
此民之所以便於紙而不便於木者也且伏聞造牌
者皆務爲過厚以其書面可削役名可改也而其他
種種奸巧將與法俱生爲法益密而長奸無已此亦
非細慮也日今天怒日甚災旱轉酷遍祀群望牲璧
無徵此正君臣上下齋心凝慮不妄動作之日也
昔宋臣蘇軾有言曰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心向背
今可見矣而斷然不顧興事不已比如人子得過於
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
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

此誠名言也此法雖善苟欲必行於今日則臣竊以
爲殊有乖於敬天怒之道也京城五部之內街巷市
廛之間去官府無四五里之遠而至於遠方大邑則
其民或在數百里之外春糧而往治任而行一入官
庭費日甚多考覈之際枷棒可畏刻烙之時需索難
堪其間愁怨顛頓有不可盡言者噫郡邑廢務以務
行此牌疲氓廢穡以務受此牌旣佩之後又未見其
有大便益則臣以爲不如姑依初命仍且停止之
爲愈也如其必不可停則姑觀前頭農事之如何且
軫卽今民時之難奪差退其定期俾於冬間頒令自

明春始佩亦不害爲從容勿迫之歸也且伏念炎炎
熇熇數日不雨則民類將盡矣 國不爲國矣及今
可爲者只有疏釋罪累一事而已今若但憑始初行
遣條目而議其可否則勘責之下誰非危辟論讞之
際寧有寬語唯當於有罪求無罪重處求輕處以盡
其推廣仁心導迎和氣之道焉耳臣今當進詣賓廳
大臣諸宰之後若蒙 賜對豈敢有隱弟於群議駢
進之時每有沮縮不盡之歎茲敢略具文字以備
睿裁惟 聖明觀省而進退之臣不勝惶恐

辭職疏

伏以臣本虛脆善病冬不耐寒夏不耐熱而膚濕草
緩尤不良於蒸熇加以近添頭風痰火上厥痺熱不
止眩瞽兼作病勢日以益深而昨伏見左相劄中有
章奏之間藏名譏斥不遺餘力等語雖不書臣名此
槩指臣身云噫頃日章奏臣果有之而伊時所辨只
恠學子之攻師不料斯言反成小官之譏大臣也情
勢至此一倍危感辭單之呈實出於萬不獲已而同
僚之著鞭已先喉司之當關甚嚴方且悶迫徊徨不
知所以目措也卽伏聞 親行禱雨之期已卜於三
明云 陪扈之班輿衛之陳職在司馬其責殷矣而

以臣情病決不可戴罪強疾自効於官次伏乞 聖
明俯察危懇將臣所帶職務快先罷免以便公私干
萬幸甚

辭職疏

伏以臣以臣此身度臣此職無非不似不合之甚者
爲臣身今日之計唯有速得盡解此職而已以戚畹
之屬而處權顯之地此固宜遞也以脆薄之質而管
要劇之務此又宜遞也以庸怯之資而膺將率之任
此又宜遞也以短拙之文而擅詞翰之柄此又宜遞
也四者之外又復加之以狷忿淺率與世牴牾甚至

觸喜怒而昧趨避如曩日周美聖中之所構臣陷臣
者卽無非臣之所自取者也如此而苟帶職名而因
仍不遞者亦非臣之本心也且臣伏聞日昨 朝廷
熟議備災之策云度支賑司之外句管米穀者又有
四路宣惠常平等廳此則臣之所管也而目今京庫
江倉除湖南米太五千石其餘皆空空無儲臣自度
臣才力決無可以了辦此事此又臣之不可不遞者
也臣又伏聞 朝廷復議各軍門停番之制云其中
御營亦臣之所管也而昔在辛丑庚戌已嘗停番然
於馬軍之仍番也畿卒之替上也京案之給賑也則

俱有 稟旨通變之前例而今臣疾病纏綿情勢艱
脆曠職閱月終無起身登 對之望此又臣之不可
不速遞者也伏願 聖明察臣必可遞之實狀將臣
所帶本兼諸務並皆 許遞俾令 國事無曠私願
獲伸卽臣之所日夜區區拱祝無過乎此臣不任激
切祈懇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本虛脆善病少嘗委身於床褥壯復係命於
醫餌沉頓痼癖無敢自比於恒人自忝科第以來幸
得連居於詞館優閑之地保養調息粗得完健矣及

至 聖朝過蒙鴻渥以官秩則升擢太猥以職務則
要劇俱萃此不但過福之生災踰分之易顛些少神
精消亡略盡筋力又從以單竭無復餘地矣日今旱
熱燦人人無不病而如臣宿抱危疾者傷損益倍終
日引渴水飲助痰痰氣挾熱渾身流注而支末麻痺
轉艱於屈伸背膺交痛不良於俯仰房闈之間猶難
自運况敢望其奔走鞭策於職任之下哉日昨三度
呈病蓋不止前疏所陳情勢之難安而已不意茲者
召旨再降催臣以管理曹事臣雖愚昧亦豈不知曹
務之不可久曠大政之不可遲退乎第臣所患深重

屏縮危苦之中終不得承 嚴命臣罪至此益無所
逃伏願 聖明亟賜鑒燭削臣職名議臣譴罰以治
臣適慢違 命之罪以重 國體以勵公議不勝幸
甚

辭職疏

伏以臣於頃者猥暴危懇以瀆冒於 聖候違豫之
中者誠以調護之地缺員則妨 國體遷轉之政失
期則負銓責不但爲臣一身一時危迫之懇而已調
理供職之 批既下於斬免之時次官就議之 命
又發於常格之外臣於此益復危頃不知所以自措

者也今臣之疾非偶感寒暑可旬日而責治者背發
卽五疽之一瘍醫用鍼如田者用犁瘡血四潰流毒
未已完合之期近尚在旬望之外且臣伏見醫書所
誠瘡口雖完又禁百日内酬應人事臣本以負戾應
遞之身前月三十日之虛帶不遞已足意外謬 恩
則此後百日之期又安可縱臣自養自便而大政遂
稽戎務久拋使主兵之地爲調病之一閑局乎况今
玉體雖已臻和安之境藥房醫官尚在直宿之中臣
以本院提調始旣沉綿危疾身違嘗藥之地終又息
偃私室迹阻起居之班其於義分虧缺亦已多矣伏

願 聖明亟賜鑒燭矜臣疾病之猶苦察臣職務之
久曠先將臣所帶本兵及內審院提調等任卽 許
遞改以重 國事以安私心千萬幸甚臣無任兢惶
祈懇之至

一再疏

伏以臣之占戀重爵養安危疾而不早力爲解免之
計者是固臣之罪也臥屈貳僚之間坐擅班祿之權
而不能亟辭格外之舉者是又臣之罪也昨伏見憲
府之所彈論察其語勢詳其意指是蓋疑臣等以不
念近班之貧乏不恤武士之愁寃而借此公廩以市

私恩誠若此者是其罪尤有浮於古之所謂盜臣者
罪狀狼藉有污清朝雖未及緘對勘律亦不宜一日
置之官次况今改政之啓旣已 允下則臣及臣同
僚之來議於臣者便是正犯首罪俱不敢復盤礴於
政堂自毀其前日之所磨勘而升降移易晏然若他
人之事者伏願 聖明亟下 威命先削臣職名科
臣罪罰以爲人臣當官循私者之戒且令貧乏朝士
愁寃武夫徧沾常祿以謝人言以慰衆心不勝幸甚
臣無任惶悚戰灼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於昨者以祿政不均事上章首罪求伏重誅
不意 聖度至寬 恩批過溫至以許多陞降雖有
見漏者不必深嫌爲 教臣奉讀以還益切惶隕不
知置身之所夫計祿百數計人千數得付者喜失付
者怒凡有口腹莫不怨誹雜然喧嚷逼人不已臺章
所論誠亦無恠其間雖不無未諳委折之語臣固惜
其事體不欲與執法者爭卞數行辭疏直引罪自艾
而已卽伏見前大司憲吳挺昌避辭乃反以臣之不
安太過引罪太深爲臣之罪馳譏騁誚靡所不至噫
是又何過疑浪激不耐之至於此耶陞降磨勘過一

日之後客有過臣者言李溟翼不付祿臣卽取考文
書則文武二李溟翼皆付祿一則前承旨一則南漢
守堞今陞折衝者也又有言武堂上權珞者於前月
朔射中十七分而不得付祿者臣又卽取考試射單
子則無珞名翌日又有言今祿政雜類多得付者臣
又卽考之則於丙子 扈從年八十者輪付之中有
以別破陣得付者有以砲手得付者有以吏隸得付
者並四五人而如鄭孝吉則守東堞放大砲一時殺
五胡將直授嘉山郡守別破陣輩莫不詫以爲言如
白善淡則持砲出城連得首虜受重賞人亦至今言

之今皆已八十朝暮且死誠不可使之饑餓而死吏
隸雖賤彼又皆艱難勤苦獨任使令効力於圍城之
內書名於 扈簿之中到今衰耗或無子無食至煩
上訴於 駕幸之日則今雖得參於 扈從輪付之
類時沾斗食以活其命臣誠亦不知其不可也至於
重臣薄廩云者亦有其說前日柳赫然之辭免實職
也遇臣而語曰急病在喘不良與俯置處之日須以
司直見付臣故以司直付之矣今若爲一石之粟稍
陞前付之科則其所以厚之者適所以苦之也至若
洪處亮則此柳赫然老而尤病成稷則以近百歲之

崇政比洪處亮老病又有加焉者故皆付以司直俾
除 蕭謝安便受祿而已此本非臣曹待重臣者薄
而然也且祿自上護下至司勇并二百六十二遞
兒而卽今有職任應付者爲二百二十六人所餘之
窠只是三十六而已臣考見前日祿政所付試射武
臣及 扈從之類則尚至七十一員者蓋取高品分
作累十司勇而用之此實近例也到今糾劾釐正之
後官高職清者悉占上廩只以三十六之末科欲以
遍慰一國操弓之折衝則臣誠慮拙謀淺不知所以
爲計也茲者改祿之事既有 成命與臣同議之同

僚亦既遞職臣尤不敢因仍苟冒以益官謗伏乞
聖明俯察危懇將臣本職亟先遞改以重政體以謝
人言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辭職疏 八月

伏以臣計自割瘡至今纔廿有四日腐根既拔新肌
幸完昨者忍死扶曳進詣政廳者蓋欲少試氣力少
接風氣仍於三四日後爲褒貶又三四日爲都日漸
次將息漸次管理俾賤病不至忝惑大政亦無更退
而大政既過則臣又可以遵例解免優游閑地以畢
蒙 天地生成之鴻渥故也曉赴而當風晏退而觸

冷歸家漸頓之際東銓有政 召牌忽降而著身床
褥終未能起動既負違慢之誅今日藥房 起居之
班又不得趨詣雖因疾病而使然跡則涉於偃蹇分
義虧缺惶隕極矣伏乞 聖明俯察危懇亟罷臣職
名仍治臣罪以爲爲人臣連 命私身者之戒不勝
幸甚

再疏

伏以臣於昨者祇具 堊疏求解兵務而姑且經約其
辭不敢爲張皇支蔓之語者誠以臣之積疾危死卽
聖明之所垂矜也臣之專任致怨卽 聖明之所降

鑒也提衡武選而將領之未儲摠鑰邊圉而繕完之
無策又卽 聖明之所已綜察績用而知之者也意
謂封章一徹 俞音亟下以得遞久耐之戎權而及
奉 聖批又復靳許微臣之危迫悶感尤倍萬萬不
得不更此申訴於 紱纒之下也且臣之耗憤失職
亦不但本兵之事而已失馴駟之不備路馬之多瘠
天閑之種不及凡廐而臣方待罪太僕有不可全然
歸責於校人圉師之輩則此臣之不能舉其職者一
也湖米之全留畿捧之半除惠倉之積無異懸磬而
臣方待罪宣惠又不得有所通變於求財生穀之道

則此臣之不能舉其職者二也 先朝實錄編摩既
畢名山之藏不可少緩而咫尺江都尚未克為奉安
之行則臣之不職於史局又如此詞臣館課製作已
多等第之事亦不當久滯而藏支書閣將為塵蟲之
弊紙則臣之不職於藝苑又如此如此而因仍苟冒
宜退未退徒使之入慙餼廩出愧呵擁而已則亦非
聖朝所以責勵群工黜陟幽明之道也伏願 聖明
俯察微懇將臣本職及兼帶太僕惠局提調春秋兩
館之任並卽鑄免以重 國體以幸臣身臣無任激
切祈懇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昨詣江都考出 實錄之後仍巡視墩所十日而始克返 命觸傷於海風撼頓於行役頭疼目眩版體蕭然殆若不可收拾而只以今日 受朝乃三春之大禮官忝 宿衛之長不得不趨參於將士之列朝罷而詣政政罷又詣備局忍痛黽俛只署一啓本而退矣卽聞本曹入直叅議移授他職左堂方坐金吾亦不入來云而今臣病狀决無強起替代之望臣誠憫切危蹙不知所以自措也且臣於日者適有愚謬之見以爲盜人財物者人謂之盜則盜人婦

女卽盜之尤者職在捕盜者宜若可以治此嘗見一二大臣亦旣以此奉議故敢於登 對之日有所陳稟矣及今議者多以此咎臣而昨日筵臣之言蓋甚峻詆云臣尤一倍賊惶所恨者恨駟馬之不及追此舌也伏願 聖慈亟垂睿察矜臣病狀察臣情勢將臣所帶職名並行鐫免以保危喘以謝人言臣不勝千萬祈祝激切屏營之至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三十三

